

耐人寻味  
airenxunwei

记得清清楚楚,当时,我是这样对母亲说的:“论智力,她绝对不比老二差;论性格,她却远逊老二。老二做事,有条不紊;她呢,总是临渴掘井。老二节俭,她好挥霍。老二细心体贴,她粗枝大叶。”我把这些话当做漫不经心的闲谈,可是,万万想不到,坐在一旁看电视的女儿,居然把每一句话都听进耳里、气在心里、伤在骨里。我们双脚一迈出父母的寓所,她便抽抽噎噎地哭得上气不接下气:“妈妈,为什么您老爱拿我和哥哥相比?他是他,我是我;就算我有再多的缺点,我还是愿意做回我自己!”

她的泪、她的话,好像辣椒,狠狠地抹过我的心,有一种火烫般的痛。过去,在自己的成长岁月里,我也不曾有过类似的痛苦经验,为什么时过

做回自己

□尤今

境迁,便忘得一干二净?

我数学特差,求学时代曾碰上一位脾气火爆的老师,老爱将我和班上其他同学相比,每当他提问而我答不出时,他便以一双比刀刃更锐利的眼睛狠狠地瞪着我,说:“为什么崇德会、丽华也会,单单你不会?你为什么不能向他们看齐?”几乎每一节都罚我站,午夜梦回,想起他那一双兀鹫般的眼睛,总惊出一身冷汗。我属于数学差生,需要的是鼓励和指导,无止无境地拿我和其他成绩好的同学相比较,会使情势恶化得难以收拾。从此,把数学当毒药、当咒语、当利箭,怕它、恨它、避它;恶性循环,差上加差,致使这位老师一看到我,便分泌出宛如眼镜蛇般的毒液:“你真笨!”笨笨的我,每次被他罚站时,便神游物外地构思小说的情节,

正因为心里有个璀璨的世界,我的自信才不至于彻底被摧毁。

实际上,不论是家庭教育抑或是学校教育,首要大忌,便是将不同的个体互作比较,以制作“罐头”的方式要求划一的发展。漫画家蔡志忠说得好:“人不会怪石头太硬,冰太冷,盐太咸,水太烫。因为它们硬、冷、咸、烫只是真实的自己,不需要因为别人而改变。”他又说,“鱼在水里悠游,鸟在天空翱翔,石头独坐大地哪里也不走。谁也不须跟谁学习,谁也不须向谁看齐。”

言之成理。鸚鵡虽然没有百灵鸟美妙的歌声,但是,它会讲话呀!

教育,应该容许不同的个体保持自己的特性,发挥自己的潜能,让每一个发出来的声音,都成为一阙独特的曲子。



精粹短文  
ingcuiduanwen

喊山

□徐东

在房中坐久了,去爬爬山很有必要。沉默得太久了,去山中喊几声很有必要。

我听见别人在喊,想走过去看看,和那个人聊上一会。

我只想和那个人聊上一会,并不期待和他成为朋友。我甚至想看看那个人是不是另一个我。通常,我只是那么想一想。

有时我见着那个喊山的,会对他笑一笑。从某种程度上来说,他已经替我喊过了。如果我再喊一声的话,就是重复。不过,我想喊的时候还是喊了。

山有回声,我听见了。

我需要爱,爱无处不在——只不过我没有让人听见我的心声。

什么是故乡

□张勤龙

什么是故乡?有人说,那是一个你踮着脚尖看世界的地方;又有人说,那是一块小时迫切想离开而老了又渴望能回去的地方;还有人说,那是一个世代居住并埋葬着祖宗的地方;而我说,那是一块经常让你魂牵梦萦并给你终生奋斗以无穷动力的地方。都说天下没有“永动机”,谁知故乡正是人生的“永动机”。



请本版图文作者与编辑联系,以便奉寄稿酬。

人生感悟  
enshengganwu

那日去书店买书。售货员手脚麻利而又轻柔细致地给我选好的一摞书打包,我拎着书捆正要离开,一个小伙子却又请我留步,一边说着一边递过来一张折了几折的旧报纸,“给你垫在手里,这样绳子就不会勒手了。”

看着小伙子离去的背影,我的心头不禁漾起几缕温情的涟漪。我思忖着,何以产生这样的温情?心灵深处的一个声音回答我:兴许是源于一种细微之处的关怀吧。想想的确如此,这样的关怀也许只是举手之劳,也许只是习惯使然,也许只是偶然之举,却蕴涵着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呵护、一份体贴、一腔诚挚,散发着沁人的芳馨。再细数,其实在生活的风雨之途中,这种来自细节的温暖随处可见。

一次,妻与几位闺蜜一起到一家餐饮店用餐。小店不大,店主是一对来自外地的小夫妻,讲话有些难懂,黝黑的脸

细节的温暖

□宜明

上却总是洋溢着质朴的笑意。饭毕,妻等一行人走到店门口,才发现外面不知何时下起了雨,正担心着如何处理电动车座上的雨水时,却发现店门外的所有车上都已覆盖上一层塑料薄膜。原来,是店主发现下雨后盖上的。在将塑料薄膜掀起时,女店主还递给每人一条干毛巾,让她们揩掉不慎溅到座上的水。妻等向店主表示谢意,他们憨厚地笑笑:“小事一桩,举手之劳!”

小汪是一个快递小哥。那天,小汪开着货车急着赶路,不小心与前面的一辆轿车发生轻微追尾,将轿车尾部蹭掉米粒大一块漆。轿车车主当即报了警,小汪很是紧张,一时不知所措。不一会儿,一位四十多岁的交警匆匆赶到。察看了现场情况后,交警轻拍着小汪的肩膀,望着轿车车主说:“孩子,别紧张,一看这位叔叔就是位通情达理的好人,不会太为难你的。”刹那间,小汪的眼眶一

阵湿热。

在方圆几百里有着“一把刀”之称的老岳,行医大半辈子,不仅医术精湛,而且医德高尚,深受群众爱戴。给病人做手术是个辛苦活,有时完成一台复杂手术要在手术台前站上五六个小时,累得骨头仿佛散了架,腰部几乎失去了知觉,全身上下汗涔涔的。可不管多劳累、多疲乏,在走出手术室的一瞬间,老岳都要竭力让憔悴的脸庞上绽开一朵温润的笑容。“这一抹浅浅的笑靥,对一直守候在手术室外的患者家属来说,却是深深的慰藉,氤氲着生命的暗香,涌动着希望的气息。”老岳坦言。

人的一生,波澜壮阔不是常态,更多的是小溪一样的细水长流。细微之处见温暖。这样的温暖,纵然如缕若丝,却总是蕴蓄着爱的光芒……

桐油匠:润及轻舟水不入 光生朽木风难侵

桐油的生产技艺起源于东汉时期,兴于明清,距今已有1800多年的历史。民国时期,桐油匠的生产工具碾盘、榨盒等不仅构件大,而且还十分笨重,只能依靠手工艺人的经验才能完成。

桐油与农耕时代的生活习俗息息相关。“将桐油涂于木器上,以免水汽浸入,还防虫、增亮;涂制船之各部,作防水、防腐之用;制造油布、油纸、油篓,以供制作夏日防雨之器具;制造黑墨,以作写字之用;且有用以充作燃料,为夜间燃灯之用者。”桐油熬制是农民兼职谋生的技能,也有大量家庭式的桐油作坊。但它和所有当时的手工技艺一样,始终只是人们生活的副项。

当桐籽花开挂果成熟后,将收获的果子进行堆码、去皮、晒干、去壳,桐仁经过烘

干,在圆形磨盘里碾压成细小颗粒,再上灶气蒸、脱硫,踩成圆饼后进入榨盒,要经过“籽油”“洗油”“熬炼”三道工序,尤其是在熬炼过程中,要将桐籽烘干粉碎成桐枯粉与普通桐油兑比混合,再进行复榨,分离,反复几次,才能保证桐油的浓度和色泽,以及优于桐油的渗入木材的能力。

桐油匠出身贫寒的学徒,在长期的一线工作中,逐渐掌握了桐油生产的流程和配方,然后另起门户。原本世代务农,手工行业注入了满满的创业激情和无限可能性,以至于一时之间“一个包袱一把伞,跑遍全国当老板的口号”成为无数桐油匠变成桐油商的真实写照。

在急剧的社会经济变革中,桐油有着社会进化和文化传承的内在本质和机制。重新追溯对手工艺以及手工艺行业



变迁的社会记忆,也凝结着一个群体重构意义的希望。

